

## 時刻

P 搖搖丈夫的肩膀，打算將他從床上叫醒——今天是他們結婚十週年的紀念日。孩子們送給她們的禮物，是到東部城市知名飯店的度假卷——要她們重新再度一次蜜月旅行，並且告訴 P，他們能夠照料好自己。

P 的先生依舊沒有起床。她看了時間，再不起來就有點遲了。接下來可以出門的時刻，是下午三點左右。

她打開兒子的房門，對著髒亂的情況搖搖頭，開始收拾，一邊折棉被她還不忘企圖喊醒他。

P 炒好了一盤青菜後，先生終於起床，坐在餐桌邊看起報紙。

「不是說好要出門了嗎？怎麼又開始弄起中餐了？」他的臉埋在剛被掀開的報紙裡，濃重的油墨味讓 P 遠遠地便聞到，皺起了眉頭。

「誰叫你那麼晚起？怎麼叫都叫不起來……。」

「那也可以在路上吃就好了。」

「但……我怎麼知道你什麼時候才會……」P 其實想說的是，她今天翻過農民曆了，中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以及三點到五點適合出門。

「妳該不會又是因為看了什麼命理的書吧？」他煞有其事地提起，抬起頭，望著 P。

P 慌亂地回答：「哪有！」

「沒有就好。」他又繼續看手中的報紙。

當 P 和先生在飯廳平靜吃著中飯時，她突然說：「喂，我們養隻貓好不好？」

「貓？不是已經養了一條狗了？」他不以為然地說。

「但大家都說養貓也不錯啊，那個老教授家裡不是也養了一隻貓嗎？」

「他是沒有小孩可以陪他，一個人孤孤單單的。」

「但貓很安靜，習慣也很好……，不會像狗一樣喜歡亂咬東西。」

「那是因為有些人沒教好，像我們家的毛毛就不會。」

「是啊……毛毛是很乖……。」P 不是不喜歡狗，當狗的舌頭舔在臉龐黏膩的感覺，她聽過很多人會嫌噁心，但她不討厭那種親密的感受，說不上喜歡，但絕對不討厭。

不過她也想要體驗貓坐在她的大腿上，輕輕搔癢牠的背部，讓牠露出細眯著眼睛的舒服的表情，讓午後的陽光靜靜地曳灑在她們身上，拖成暖暖的影子。

原本趴在客廳地板上的毛毛，對著門外的方向吠了幾聲，P 往外看，空洞的街景裡並沒有任何人走過，只有靜止的風像在炎熱的中午底下蒸發了。

他們出門時，原本晴朗的天氣開始下起了小雨，P 默默忍受先生對她的抱怨。

「妳看，都是因為妳，非得等到三點才可以出門。」

P 把玩著手上的紫水晶，車子的窗玻璃中央懸掛著她去關帝廟求來的行車平安符，小小的雨絲斷斷續續地打在玻璃上，P 的手指被水晶的稜角扎痛了，她蹙著眉，只希望快點到達目的地。

他們開了幾個小時的車才能到達東部的城市。一路上，P 都在睡覺，即使睜開眼睛，也因為略微暈眩的不舒適感而望向窗外浮動的山水。她並不覺得自己在跟先生嘔氣，只

是找不到適當的話題可以開口。

當 P 看見窗外湧現的海浪，她轉過頭去，想跟丈夫說點話，她想要叫他看看窗旁湧現的藍色而遼闊的視野。但丈夫只是專心地開車，並且沒好氣地問她：「幹嘛？睡醒了？」她只得又轉過頭去，盯著遠方海面上閃爍的一個小點，漸漸消融。

2·

一路上都是陰霾的天氣，彎來繞去的山路。儘管在 T 鎮並沒下雨，但一繞過山頭，迎面而來的竟是擾亂視線的傾盆大雨，加上天色昏暗，路標標示不明，在 P 的丈夫拐進一段山路，隨著路越開越小，住宅越來越少，P 才確定他們走錯路了。

「你走錯了，是怎麼開車的？」在石子路上顛簸的路況，顫動 P 軟軟的身體，她的臉上盡是不耐以及焦躁。

「剛剛開進這條路時，妳也沒開口說走錯了！」P 的先生暴躁地反駁。

「那……那現在怎麼辦？也不曉得這裡是哪裡。」

他們似乎繞進了山的深處，已經上坡又下坡好一陣子。

P 的先生不想理她。

「小心！」P 叫出聲來，在車燈的照耀底下，站在路中央迎著雨絲的貓瞪大著眼睛，牠雙眼的瞳仁縮小成一條縫。貓並沒有被自己差點遭逢的厄運給驚嚇了，反而一派輕鬆，慢慢地走到路邊。

「在這深山裡，哪來的貓？」P 自言自語，但她心裡想的卻是家裡的毛毛，一定會嚇得倉皇地跑開吧？

「如果有貓，那這附近應該有住人囉？」雖然車上有一本全島地圖集，但 P 和她先生卻沒人想拿出來看。

果然不遠的地方，在路的轉彎處，有一戶人家，四周被茂密生長的七里香圍繞，一幢三合院式的房子，房裡的燈是亮著的。

「把車子停下來，我去問一下路吧。」P 的先生臉雖然很臭，但還是照做了。

「不好意思，有人在嗎？」P 在走廊探詢著屋內的燈光，隔著紗門，P 看見正廳的桌上似乎擺了好幾樣飯菜。走廊上放著一些沾了紅色泥土農具，鐮刀，鋤頭，雨鞋，掛在牆邊的斗笠，還用一塊尼龍布料裹住。

P 叫了幾聲卻沒人回應。她不斷聞到滿溢室內的飯菜香味，一開始或許是沒留意到吧，那股味道現在卻勾勒出 P 乾癟的胃的形狀，和她空虛及不斷蠕動的腸子。

P 的先生也下車來了，朝她的方向走來。

「怎麼這麼久！」他還是一臉不耐。

「好香。」在聞到飯菜的香味後，P 的先生的臉突然變得柔和，帶著似笑似哭的表情，情不自禁地推開紗門走了進去。

在 P 還來不及拉住他之前，他已經坐在桌子邊，用手指拾起一塊肉吃了起來，老婦人突然出現在眼前。

「不好意思，沒經過妳的同意就跑進妳家，阿桑，真不好意思。」P 趕緊對著眼前的老婦道歉。

老婦操著濃重的外省口音直說：「沒關係。我剛剛啊，在洗澡時就聽見妳在叫人了是吧？我雖然年紀大了，但聽力卻還是跟年輕時一樣好得很，別看我年紀大了，就算我在那邊房的浴室洗澡，我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P 順著老婦指的房間看過去，只覺得一片漆黑，彷彿沒有任何東西存在的空間。即使她想趕緊拉著先生離開，但他卻像個任性的小孩，肚子餓了就要吃，吃不到便要賴。

他又用手指捏起一塊滷過的豬肉，咬了起來，滿溢的油脂從他的嘴角往下順流，肉屑塞住他的牙縫，而他依舊一口接著一口，吞嚥入腹。

P 在第一時間只想趕緊提醒先生，小心高血壓，腦溢血。但他的臉上露出愚駿的笑容，彷彿他正舔食著一根棒棒糖。

「沒關係，沒關係，我煮了那麼多。欸，別看我年紀大了，但食量還是好得很，吃得下。人家說能吃就是福，可不是這樣嘛。」老婦堆著笑臉說。

「但總不好意思坐在這裡吃，而且.....婆婆，你知道 H 市怎麼去嗎？我們似乎走錯路了.....。」P 總算說起她們跑進來是為了什麼。

「別急，別急，妳看，雨下大了喲。」P 不信，轉過頭去看，果然雨聲嘩啦嘩啦地撞擊放在左側房附近的鐵桶，叮叮噹噹地響著。而且老婦不知何時多拿了兩雙筷子，要 P 坐下。

「這怎麼好意思呢？」

「別說不好意思，挪，妳男人吃得可勤快勒。」

P 的先生用力地點點頭，再繼續吃著飯菜，像沒時間言語。

「而且，雨下那麼大，你們路又不熟，萬一拐錯了彎，到了閻羅王那裡，唉喲，那可就阿彌陀佛了，罪過罪過。」

P 雖然肚子也很餓了，但看見一桌飯菜卻沒有食慾。

「阿婆，妳為什麼煮了那麼多菜？一個人吃得完嗎？」

「吃不完，也得吃，習慣了，一個人住在這破山坳裡，怎樣也得吃得熱熱鬧鬧的。萬一兒子媳婦一家突然回來，也才有的吃。」老婦嘆了口氣，扒了幾口飯後，又振振地說：「別看我老了，我一餐可是要吃三碗飯。人家說能吃就是福，可不是嘛。」

P 轉過頭，看見貓在屋簷底下躲雨，外頭黑矇矇的，她看不清楚那樣的世界，但總覺得她寧願到屋外摸摸貓的頭，看牠舔著自己的爪子。

「去！死貓！」老婦發出惡言恫嚇，貓便跑了。跑到一處 P 的視線所不能及的地方。

而雨，卻越下越大了。在短暫熱絡的寒暄後，唯一發出聲響便只有齒齶磨合，舌唇相抵，啞巴啞巴地響著。

3·

P 和先生被老婦安排在右側房間休息。房內也沒什麼擺設，除了一張半腰高的木床外，還有一張梳妝台。房內只點了個昏黃小燈泡，老婦說房間就是用來睡覺的，當然不用太亮。

梳妝台上有張年輕女子的黑白相片，穿著旗袍，兩個眼睛黑愣愣地望著前方，看不見瞳仁似的貓眼。

老婦走了之後，他便急忙地湊上 P 的身體，親了她的脖子，解開她的褲頭。

P 要他別急，這間房，聲音會被聽到的。

但他卻還是不太說話，急煎煎地褪開自己的褲子，扯下 P 的底褲，將 P 的腿盤在自己的腰上，生猛有力地撞擊，像他剛剛吃下肚的熱量都發洩在 P 身上，木床也發出喀茲喀茲的規律聲響。

P 已經很久沒感受到身體有類似的快感。但令她感到可笑的是，自己心理明明不太情願，只是配合著先生的動作，卻漸漸熟稔了起來，也感到愉悅，情不自禁地發出嬌喘。

事後，氣喘吁吁的 P 想開先生玩笑，問他今晚究竟是怎麼回事。但他已經側躺在一邊，像睡熟似的打鼾了。

P 感到有點嘔氣，都已經是多年的夫妻了，那種任性和小女生的心態，原本 P 已經不會再有的，不是都隨著柴米油鹽的調味而麻痺了嗎？

但現在卻令她覺得想哭，儘管只是有點。

哭了一陣後，P 才發現，不曉得在什麼時候，雨已經停了。

屋外的廣場上散佈著濕冷的月光，那是第一次，P 總算知道為何月光會像一層白銀似地白花花鍍在地上。

她穿好了被褪到膝蓋的內褲，拭過衛生紙，套上一件薄外套禦寒，輕巧地推開門走出去。已經生鏽的紗窗木門發出尖銳聲響，P 嚇了一跳，回頭看了黑暗中的床鋪，但一切都是她太多心而已。

外頭幽暗而平靜，近處草叢中傳出不知名的蟲鳴。

P 信步走著，也不曉得走到哪裡。她嘴裡隨便哼著歌她像個小女孩出遊，墊起腳尖，快樂地旋轉著身體，一圈，一圈，又一圈。

阿婆說左側房是她睡覺的地方，但 P 並沒聽到什麼聲息。屋後的山似乎很高很遠，但也都收攏在無盡的黑暗裡。

遠處，有狗吠的聲響，斷斷續續傳來。大量吸進雨水後更加清新的空氣，帶著夜露的成分吧，P 感到冷冽而想回房時，突然，看見了貓。

貓也沐浴在月光底下，森冷的眼睛凝視著她，像在注意她的一舉一動。

貓正舔著自己的爪子，只是一隻隨處可見的花貓，輕盈地甩動尾巴。P 也看著牠。

貓並沒有因而離開。

P 慢慢靠近牠，緩緩地蹲下，伸出手，試圖撫摸貓的毛皮。

但在還沒碰到之前，貓張嘴叫了一聲，露出利牙，讓 P 把手縮回。

貓開始走動，悠悠地走，還不時回頭看看，似乎是要 P 跟上的意思。貓當然不會說話，P 不曉得為何被那股眩人的力量牽引著，讓她跟著站了起來，跟著貓走出阿婆家，到外頭。

P 知道自己正走過自家的車，車頂上堆了許多被風雨打落的梧桐葉。但她的意識無法拉住她，不要繼續往黑暗的地方跨出一步，一步，又是一步，她隱隱然覺得自己將要走入另一個世界之中。

貓行走時搖擺著尾巴像具有催眠作用，她只看見那棕色雜毛物體規律擺動刺激視覺，就連腳底下越來越險惡的路途——她和貓已經從柏油路轉入石子路了，也無暇分顧，

儘管內心一直擔心腳下蹬著的這雙粉紅高跟鞋，會踩斷鞋跟。

P 開始聽到潺潺水聲，一開始她還搞不太清楚那是什麼。她開始害怕走向越來越不可自拔的地步，即使現在想要回頭，她恐怕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已經沒有任何燈光可以憑藉，只有天頂微弱的星光覆蓋朦朧四周。

她回想起少女時，還沒結婚前的記憶。那遙遠而悠長的呼喚彷彿在她的頭頂上向她招手。那時爲了什麼事情被遺忘在野外，她也忘了。是不是爲了幫忙家中的農務，因此到山中的田裡？

她只記得自己穿過悠長的小路，路旁盡是掩著陰森曳影的竹林，一點點星光和月色照亮她前行的路，年少的 P 一開始還帶著恐慌，但過不了多久卻轉爲愉悅的感受，細心體會到年輕肉體熱切的律動，順著下坡石子路奔走時略微的喘息，在身體血管中沖刷凝滯的思緒，未來帶點不可預知危險的刺激（雖然這條路來來回回這麼多次，已經很熟悉）。就算她沒照到鏡子，她也知道自己的臉必然是紅通通的。

P 並不特別記得那天晚上回到小鎮上的家時，家中的人反應如何。像是理所當然地看到她獨自走下山來不感到稀奇，她的母親一如往常扯著嗓子招呼她趕緊吃晚餐。後來她才知道在那天下午三點左右，媽祖廟廣場下起了大雨、阿水伯在自己家中滾下樓梯跌斷了一條腿，而那個人人尊敬的省議員，則因爲肝癌逝世在榮民醫院的病床上。

P 總有股錯覺，貓的身影正越來越大（或者是她的身形越來越小？），她在恍惚間擔心貓會回過頭來，張望著血盆大口將她一口吞下（此刻的她無助地像隻小老鼠）！但跌了一個跟頭，讓她恢復精神後，貓依舊優雅地在她眼前走著，隨著步伐，規律晃動尾巴。

P 很想對貓說點什麼，但又覺得這樣很蠢。即使四周沒人注視，她仍然覺得窘迫。取而代之的，是她在腦中不斷延生茁壯的記憶片段，有些線索如此隱晦讓她無法分辨，究竟那是真的發生過的事實，或者只是她年輕時看過的小說。

比方說在這樣黑夜下盲目地走著，讓 P 的腦中飄過一段曾經讀過的小說敘事：一個穿著白色高中制服的少女，在黑夜走過一片荒蕪的土地，那是一個公車路線最後一站的偏僻地點，鄰近只有幾家已經拉上鐵門的鐵皮屋修車廠。那是少女第一次做愛，仰躺在那一片荒蕪的土地上，看著天頂幾顆寥落的星星，她說不出什麼，甚至不覺得自己喜歡眼前浮臥在她身上氣喘吁吁的少年.....。

P 抬頭張望天空，闌黑的夜隱然現出幾顆斗大的星子。她又聯想起那曾經牽過她的手的故鄉少年，自從她到北部唸書後就沒了消息。P 都叫他小方，小方，小方，甜甜的嗓音當中帶著些微悸動的哀愁，她還記得他姓莫，他的父親是在一家車床工廠做工的，像許多人第一次的愛戀，P 原本以爲一輩子只會愛他一個，但一輩子是太長了，就連現在的自己都只走完一半而已；她的第一次是在大學男友宿舍的床上，四人房的房間中，爬上單薄的鐵單架，架高的床被淡藍色的蚊帳緊緊包圍，還好那時已經是秋天了，淡淡昏黃的午後光線照進混亂的室內。

P 就窩在那張床上，慢慢地被男友褪去了胸罩、長褲、以及內褲。在她還搞不懂情況怎麼會演變如此時，她便答應了讓他進入她的體內，伴隨著劇烈的疼痛和事後內心掙扎而驚懼的嘆息：這樣做，是不是太傻了？

「是，或許是吧.....」P 似乎聽見有人對著她說，在像是夢遊中的黑夜旅程，她的

意識已經開始渙散，雙腿因為沾染過多的露水而顯得濕漉，但她卻聽見有人這麼說，彷彿從兩旁夾擊的山坡頂端晃動黑影樹叢之間，順勢滾下滑入她小而單薄的耳朵裡。

兩旁簇生的芒草叢總是摩擦著 P 的臉頰，和不知從何時開始騷擾 P 的蚊子，已經讓 P 煩躁不安，但她卻不曉得為何，無法停下腳步。

P 感覺腳下浮動的石子路面彷彿被抽換成時間輸送的曲帶，只有在時間上，她才完全無法停止任何動作，只能任由一切不斷地往前、往前，四周的芒草叢幻化成記憶中不曾詳細捕捉，卻也從來未曾抹滅的印象，像大學門口那老舊的磚牆校門以及成排的椰子樹，或者文學院附近的流蘇，草地上被堆積的杜鵑花屍排列成 I LOVE U 的字型，等待日光照耀，逐漸腐朽潰爛……

貓終於停住。

P 也跟著停下來。(那時間不斷運轉的一切在此刻終究可以用一種細微的觸摸感受到它移動時龐大或者渺小的身形！)

她和貓的停止，只不過單純因為面臨路的中斷。再往前幾步，便是無法見底的山崖。

她看見貓回頭張望，嫺靜地舔著自己的爪子和皮毛，叫了一些（或者說了一些）她確切不懂的聲調，便從那處她們停下來的崖邊，往前一跳，墜入那看不清的空間之中，就連貓極有自信劃過空間的弧線，都因為視線不明關係而變得模糊，並且可能會在往後恍惚的回想中感到哀傷。

P 只記得自己酸軟的雙腳突然變得有力，猛地往前拔起，她不確定最後存在腦海的情緒，到底是不由自主的對於死亡的恐懼，或者操控在我的解脫？

P 從簡陋的木板床上驚醒，汗濕了一身，並且瞥見她的先生彷彿正在舔舐著自己的手掌背，不曉得他正在做什麼樣的夢境。

4·

昨天晚上睡得好嗎？老婦親切地詢問 P 和他。

「很好，很久沒睡得這麼好了。」他回答著。

「在都市裡太過緊張了，怎麼可能睡得好。我的兒子也在都市生活，我怎麼不知道？別看我已經這麼老了，腦袋瓜兒還是很清楚。」

P 不確定昨天所見所歷究竟是不是夢境罷了。她一早醒來腳底清爽，但全身上下卻酸痛無比。他的先生穿著四角內褲坐在床沿，旁若無人伸手進去搓弄著自己的陰莖。這讓 P 感到非常厭惡並且震驚，因為她突然意識到，她的先生長久以來都是如此，只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她便習慣了他這樣的舉措。

P 頹然地賴在床上，像具被小孩玩膩過後丟棄在牆角的娃娃。

「怎麼還不起床？」他問她。

P 什麼也不想回答。

吃過老婦人準備的早餐，醬菜、豆腐乳、麵筋和稀飯，P 的先生塞給老婦三千塊，謝謝她的照顧。一切順序彷彿都如此平常。

出了老婦家的山坳，才拐個彎，便轉到了往東部城市的大馬路上。

「奇怪，爲什麼昨天晚上在這裡繞這麼久也繞不出去？」他納納地說著。

P 轉過頭，他們來時的那條小路彷彿從來不曾有人走過，路上積滿了落葉和掩蓋天光濃密的樹蔭，鄰近雜草叢生。像是她唸書時讀過的《聊齋》，孤山野嶺，荒煙漫草之際突兀地在黑夜底下冒出一棟光影撩人的房子。

他們的車子又開始忠實而乖巧地順著筆直的省道前進。那小心餵養的容易固執的中年靈魂，讓他們的旅程彷彿不曾中斷過而接續下去。

P 剝著一顆路上剛買的橘子，一個人慢慢地吃完。

「怎麼沒剝給我吃呢？該不會是不愛我了吧？」他半開玩笑地學著輕浮的口氣說。

「喔，沒什麼，就是一個人吃完了。」P 的反應異常冷淡，好像是她的心裡從昨天開始累積了許多心事，現在都快要裝滿了，塞住了她慣常柔軟伸縮的舌頭才導致如此。

如果是在平常，P 必然開始說起高先生家的那棟公寓不是租給人住，卻發生了兇殺案之類的事情。他也會問起高先生是誰？P 則會回答是她的母親的朋友，在他們兩個結婚時曾經來過。他最後會說：「這樣啊。」

但駕馭著他們的，除了兀常而不斷延續的沈默外，還有不知多久車程前行的茫然。

他雙手抓穩了方向盤，不時用眼睛的餘光瞥著 P；但 P 只逕自看著屬於她那邊車窗的景色，草黃而不斷延續的山壁，每個轉彎處都無驚喜。

他對她說：「這裡的海浪果然很大，靠著太平洋嘛，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他自言自語地說著，想要引起 P 的注意。

果然奏效了。P 轉過頭來，看著另一邊車窗，車窗後的層層灰藍色的海面，衝激到岸邊的防波塊時，碎裂成白色的泡沫，像浸染了些不易分解的肥皂粉。

讓 P 想到高中時，她和班上的同學跟男校的男孩聯誼，到了沙崙海邊，他們靦腆地談話，大部分對話只落在兩班負責聯絡的同學口中。她的腳印在那沙灘上留下輕豔而小巧的痕跡，被風一吹，便都掩蓋了。回程，她的口袋裡多帶了一顆小而白晰的貝殼，只有一段指節般大小，很容易便被不小心遺忘在時間的缺口。

不像現在，沙灘已經封閉了，被大量的圍牆封閉的海風越過高度，不斷吹襲而來，和一座軍營，軍營前站著兩名荷槍的軍人。結婚後她和先生到過這裡，她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我曾經來過這裡，那個時候不是這個樣子……」他警愓地詢問，什麼時候？我怎麼從來都沒聽妳說過？

P 則回他說：「是跟家裡的人來的……」

爲什麼，爲什麼那個時候要說謊？如果從以前便老實地吐露出真實的自己，是不是現在的我便不會如此感傷地坐在一個封閉的鐵盒子裡揣想著過往？P 哀傷地想著。

一路上幾乎沒什麼紅燈阻擋他們前進。P 睡了一陣子醒來後，他告訴她：「就快要到了。」

快要到了？但 P 卻一點也無法放鬆。她幾乎不可置信爲何自己如此地多愁善感。那不是早就在柴米油鹽的烹煮過程中，一點一點地蒸融了嗎？她就算看著報紙副刊，都會引起先生的不快，認爲那無關經濟並且極容易參養眼淚成群——他把結婚早期的 P 容易落淚，歸咎於這個原因。

那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她便習慣安於平常，不再揣著一本描寫小人物的鄉土小說而悲傷？

P 搖了搖頭。

「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他體貼地問。還沒等到 P 的回答，他便又自顧自地說起話。「一定是吧，不是告訴過妳要注意穿好衣服，蓋好被子。一定是昨晚被山裡的霧氣給凍到了吧？難怪妳今天早上起來，我看妳就怪怪的，原來是生病了啊……，不舒服。不舒服就要說一聲啊，剛剛在路上經過的小鎮不就可以先去藥局買個感冒藥來吃。」他又如此獨斷地認知了另一個貼近他的世界，但他從來沒搞懂過……。

在快要到旅館，開始進入城市，在那小而彎曲的街道裡，他發現一家藥局，停下車，出去後又跑回來問 P：「妳的症狀是什麼？」

「我沒事！」P 固執地說。

「怎麼可能？到現在這個時候還要逞強！」他進了藥局，買了兩種普拿疼的膠囊。

「一種是感冒專用的，一種是特效錠喔。」

P 無奈地點點頭。但眼神專注看著路旁在賣鹹酥雞的婦人。P 想像著她豐滿肥腴的身體，究竟一個月得享受幾次肉體上的逸樂才能得到滿足？或者她那淡藍色碎花布襯衫，短袖，圓領，手臂上套著黑色長護籠，滿溢的油光照映底下略顯紅潤的臉頰，是快樂或者欣喜？是無謂或者帶點些微的悲傷？在她翻弄油鍋裡熱騰騰的炸雞塊時，她腦子裡究竟想著是明天晚上六合彩簽注的號碼？或者兒子剛考上私立大學頓生龐雜的學費和生活費開銷？

車子很快便駛離了容納那個婦人的視野，從此不再踏入 P 的生活中，那一點點感觸，一點點莫名其妙的傷懷，對別人生活如此牽腸掛肚地猜想。

P 總以為年輕的自己就是如此，坐在校園裡的杜鵑花叢旁，想著騎著腳踏車經過的人，她們臉上爛漫地談話，某個吸引她的男孩總是被幾個女孩包圍住，她也不可能跟他談小說，談詩（想當然爾，他們的腦袋除了數理公式外，頂多還填滿用慾望美化過的女性體）。

「到了。」他輕聲地說。P 抬頭，幾乎不認識這個地方。在諾大的空地上只有一棟旅館建築，海風呼呼拍打著旅館的透明玻璃窗，在熒黃燈光籠罩底下，顯得有點怪異和荒謬。

「你確定是這裡？」P 不安地問著。

「到了。」他自顧自地回答。

5 .

從他們到了那天晚上，H 市便開始下起大雨。

兩個人幾乎被關在房間當中，哪裡也不能去。附近又沒和市區接臨，他們充其量只能在飯店附設的西餐廳吃飯，室外的溫水游泳池以及 SPA 水療，當然也曝曬在狂烈的雨水中，禁止使用。

吃過晚餐後 P 顯得精神好了一點。

她原本只點了一杯咖啡和生菜沙拉，但吃了幾口後決定加點一塊牛排。



「妳的身體好了？」他問她。

P 不得不點點頭，默默地吃著。

「感冒藥果然有效！」他開心地說著。

飯店內的室內休閒設施也都顯得老舊，幾具健身器材，跑步機的塑膠履帶都已經斷裂脫落；幾台老式遊戲機，魔術方塊和小精靈；比較不需要保養的乒乓球桌和撞球桌，都已經圍滿了和他們一樣，找不到離開這家飯店路徑的幾家人，父女間搓揉著彼此略嫌生疏的對話，在這陌生的地方，潮濕的地下室裡，企圖重建好幾年前便已經失散的溫情。

但那一切都是枉然吧！P 冷眼看著。

回到房間只能拿著遙控器看電視，做著在家裡一模一樣的事情。在飯店內繞了一圈後，他便厭煩地想結束這尤里西斯式的巡禮，趕緊回到房間。

大老遠跑來這裡還是只能盯著冷冰冰的螢幕，P 不免覺得嘔氣，更何況遙控器的主控權握在他的手上。

P 感到多麼彘扭和不自在，身上披著一條棉被，坐在窗戶邊看著窗外黑矇矇的海景，雨絲不斷滑落在窗戶玻璃上，不斷地滑落了……如果那年她沒有因為結婚緣故，順從他的意見，毅然辭掉出版社工作，此刻她的處境會不會，便不一樣了？

依舊只有雨絲不斷滑落。隔絕著外頭轟烈的世界，用一面透明玻璃窗，手指貼在上頭可以感受到雨水的冰冷，指腹還遺留一些灰塵……。

第二天，大雨還不斷下著，是 P 和他的結婚紀念日的確切日期，大雨依然不斷下著。

旅館的大廳開始滲進許多雨水，據飯店員工說，地下室已經在昨天整個泡水不堪使用。最新的氣象新聞報導，天氣將在後天下午放晴。

P 原本打算到這附近的海灘上走走，但依舊看到窗戶外不遠的堤防上，大浪席捲。

「怎麼辦呢？」P 憂慮地說

「不能怎麼辦啊，哪都不能去。」

「好不容易出來了一趟，怎麼碰上這種天氣？」

「妳以為我想啊？」他不悅地回應著，又是打開電視，面無表情地看著。

P 用力地甩上房間門，換好原本要穿的衣服（只擦沒塗上防曬油），走出去。

但我又能到哪裡？P 站在空蕩的走廊時怨懟地這麼想。她並沒忘記昨天的感覺，但終究只能朝既定的習慣走著。

P 到了大廳，兩扇玻璃門底下塞了許多條抹布，原本暗紅的地毯因為潮濕和外圍蔓延逸散開來的雨水而變得腥紅，彷彿還夾帶著不遠處海水倒灌後鹹苦的風味，每踏陷一步擠壓出水液，在她穿著輕便的膠底勃肯鞋四周圈住了。

P 開始抱怨，為什麼他會把自己帶往這種處境！

飯店服務生制止 P 繼續往外圍方向走去。

「太太，真的不好意思，往那裡走有點危險！太太！」大雨打落在玻璃上，像一層瀑布般的水簾，P 振了振身子，往後退了幾步，臉卻無法移開，看著大門外漂流的世界。

他們幾乎等同在這陌生地方的一處旅館失散了。

地域的不熟悉感並沒有加強他們心靈的聯繫，拉近彼此的情感。儘管他們正一起坐在飯店房間的床上，看著電視，P 輕靠在他的肩上，他的手輕柔地撫摸著她的頭髮，她卻知道——也許他也知道，那只是一種習慣的動作罷了。

第三天一醒過來，P 便發現房間只剩下她一個人。她坐在床上，打開的電視沒有任何畫面，只有沙沙沙的雜訊。

她在走廊上晃了一圈，地毯上有幾條凌亂的浴巾，P 還看見某間半開的房裡，床上坐著一個全裸的中年男子，雖然也看了她一眼，卻沒有任何表情。

P 回到房間，坐在床上，弓著腿，對著沒有畫面的螢幕發呆，直到 P 的先生打開房門，走了進來。

P 並沒問他去了哪裡，他們只是安靜地，抱著彼此。

手機已經無法對外通話。昨夜似乎海水倒灌，水勢沖進一樓大廳，從樓上的遊客，傳來對遠方救生艇聲嘶力竭的呼喊，P 看出窗外，水面上像有一個微小的點，一眨眼，便沒了蹤影。

P 卻不知為何，有種心情徹底放鬆的感覺。

而外頭，雨還是持續地下著，彷彿沒有任何終止的可能。